

藍天蔚主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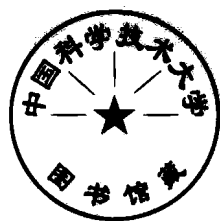
唐宋元明清名人小品

大 唐 出 版 社 印 行

藍蔚天主編

唐宋元明清名人小品

上冊



大唐出版社印行

五箴

韓愈

人患不知其過；既知之，不能改，是無勇也。余生三十有八年，髮之短者日益白，齒之搖者日益脫，聰明不及於前時，道德日負於初心，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！作五箴以訟其惡云。

游箴

余少之時，將求多能，蚤夜以孜孜；余今之時，既飽而嬉，蚤夜以無爲。嗚呼余乎！其無知乎！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！

言箴

不知言之人，烏可與言，知言之人，默焉而其意已傳。幕中之辯，人反以汝爲叛，臺中之評，人反以汝爲傾；汝不懲邪，而嘖嘖以害其生邪？

行箴

行與義乖，言與法違，後雖無害，汝可以悔。行也無邪，言也無頗，死而不死，汝悔而何。宜悔而休，汝惡曷瘳？宜休而悔，汝善安在？悔不可迫，悔不可爲，思而斯得，汝則弗思。

好惡箴

無善而好，不觀其道；無悖而惡，不詳其故。前之所好，今見其尤，從也爲比，捨也爲讎；前之所惡，今見其臧，從也爲愧，捨也爲狂。維讎維比，維狂維愧，於身不祥，於德不義，不義不祥，維惡之大，幾如是爲而不顧沛！齒之尙少，庸有不思，今其老矣，不愼胡爲？

知名箴

內不足者，急於人知；需焉有餘，厥聞四馳。今日告汝知名之法，勿病無聞，病其曄曄！昔者子路，惟恐有聞，赫然千載，德譽愈尊。矜汝文章，負汝言語，乘人不能，以媒怨，汝曾不寤，以及於難。小人在辱，亦克知悔，及其既寧，終莫能戒。旣出汝心，又銘汝前，如不顧，禍亦宜然。

潮州祭神文

前人

維年月日，潮州刺史韓愈，謹以清酌脩之奠，祈于大湖神之靈曰，稻旣矣，而雨不得熱以穫也，蠶起且眠矣，而雨不得老以簇也，歲且盡矣，稻不可以復種，而蠶不可以復育也，農夫桑婦，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。

非神之不愛人，刺史失所職也，百姓何罪，使至極也？神聰明而端一，聽不可濫以惑也，刺史不仁，可坐以罪，惟彼無辜，惠以福也。劃□雲陰，卷月日也，幸身有衣，口得食，給神役也，充上之須，脫刑辟也，選牲爲酒，以報靈德也，吹擊管鼓，侑香潔也，拜庭跪坐，如法式也，不信當治，疲殃殛也。神其尚饗！

別知賦

前人

余取友於天下，將歲行之兩周，下何深之不卽，上何高之不求，紛擾擾其既多，咸喜能而好修。寧安顯而獨裕，顯□窮而共愁，惟知心之難得，斯百一而爲收。歲癸未而遷逐，侶蟲蛇於海陬，遇夫人之來使，關公館而羅羞，索微言於亂志，發孤笑於羣憂，物何深而不鏡，理何隱而不抽，始參差以異序，卒爛漫而同流，何此歡之不可恃，遂駕馬而迴軌，山□其相軋，樹蓊蓊其相摻，雨浪浪其不止，雲浩浩其常浮，知來者之不可以數，哀去此而無繇，倚郭郭而掩涕，空盡日以遲留。

讀墨子

前人

儒議墨以上同，兼愛上賢明鬼，而孔子畏大人，居是邦，不非其大夫，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。孔子泛愛親仁，以博施濟衆爲聖，不兼愛哉。孔子賢賢，以四科進褒弟

子，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，孔子祭如在，譏祭如不祭者，曰：我祭則受福，不
明鬼哉。儒墨同是堯舜，同非桀紂，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，奚不相悅如是哉。余
以爲辯生於末學，各務售其師之說，非二師之道本然也。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
孔子，不相用不足爲孔墨。

爲人求薦書

前人

某聞木在山，馬在肆，遇之而不顧者，雖曰累千萬人，未爲不材與下乘也。及至匠
石過之而不睨，伯樂遇之而不顧，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，超逸之足也。以某在公之
宇下非一日，而又辱居姻婭之後，是生於匠石之園，長於伯樂之廐者也。於是而不
得知，假有見知者，千萬人亦何足云。今幸賴天子，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，若某等
比，咸得以薦聞，是以冒進其說，以累於執事，亦不自量已。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
。昔人有馬不售於市者，知伯樂之善相也，從而求之伯樂一顧，價增三倍，某與
其事頗相類，是故終始言之耳。某再拜。

高君仙硯銘

前人

儒生高常，與予天壇中路，獲硯石，似馬蹄狀，外稜孤聳，內發黑色，幽奇天然，

疑神仙遺物，寶而用之，請予銘底。

仙馬有靈，亦在于石，稜而宛中，有點墨迹，文字之祥，君家其昌。

乳母墓銘

前人

乳母李，徐州人，號正眞，入韓氏，乳其兒愈，愈生未再周月孤，失怙恃，李憐不忍棄去，視保益謹，遂老韓氏，及見所乳兒愈，舉進士第，歷佐汴徐軍，入朝爲御史，國子博士，尙書都官員外郎，河南令娶婦，生二男五女，時節慶賀，輒率婦孫列拜進壽，年六十四，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，疾卒，卒三日，葬河南縣北十五里，愈率婦孫視窆封，且刻其語於石，納諸墓，爲銘。

祭薛中丞文

前人

維年月日，某官某乙等，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祭於亡友故御史中丞，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，公之懿德茂行，可以勵俗，清文敏識，足以發身，宗族稱其孝慈，朋友歸其信義，累升科第，亟踐班行，左掖南臺，共傳故事，詩人墨客，爭諷新篇，羽儀朝廷輝映中外，長途方騁，大限俄窮，聖上軫不慙之悲，具寮輿云亡之嘆，況某等忘言斯久，知我俱深，青春之遊，白首相失，來陳薄奠，詎盡哀誠，嗚呼哀哉。尙

饗。

祭田橫墓文

前人

貞元十一年，九月，愈如東京，道出田橫墓下，感橫義高能得士，因取酒以祭，爲文而弔之，其辭曰：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，余不自知其何心，非今世之所稀，孰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，余旣博觀乎天下，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，死者不復生，嗟余去此其從誰，當秦氏之敗亂，得一士而可王，何五百人之擾擾，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鉞，抑所寶之非賢，亦天命之有常，昔闕里之多士，孔聖亦云其遑遑，苟余行之不迷，雖顛沛其何傷，自古死者非一，夫子至今有耿光。踞陳辭而薦酒，魂髣髴而來享。

誠懼箴

柳宗元

人不知懼，惡可有爲，知之爲美，莫若去之，非曰童昏，昧昧勿思，禍至後懼，是誠不知，君子之懼，懼乎未始，幾動乎微，事遷乎理，將言以思，將行以止，中決道符，乃順而起，起而獲禍，君子不恥，非道之愆，非中之詭，懼而爲懼，雖懼焉如，君子不懼，爲懼之初。

憂箴

前人

憂可無乎，無誰以寧，子如不憂，憂日以生，憂不可常，常則誰憚，子常其憂，乃小人戚，敢問憂方，吾將告子，有聞不行，有過不徙，宜言不言，不宜而煩，宜退而勇，不宜而恐，中之誠懇，過又不及，憂之大方，唯是焉急，內不自得，甚泰爲憂，省而不次，雖死優游，所憂在道，不在乎禍，吉之先見，乃可無過，告子如斯，守之勿墮。

師友箴

前人

今之世，爲人師者衆笑之，舉世不師，故道益離，爲人友者，不以道而以利，舉世無友，故道益棄，嗚呼，生於是病矣，歌以爲箴，旣以儆己，又以誠人。

不師如之何，吾何以成，不友如之何，吾何以增，吾欲從師，可從者誰，借有可從，舉世笑之，吾欲取友，誰可取者，借有可取，中道或捨，仲尼不生，牙也久死，二人可作，懼吾不似，中焉可師，恥焉可友，謹是二物，用惕爾後，道苟在焉，傭丐爲偶，道之反是，公侯以走，內考諸古，外考諸物，師乎友乎，敬爾毋忽。

敵戒

前人

皆知敵之仇，而不知爲益之尤，皆知敵之害，而不知爲利之大，秦有六國，兢兢以強，六國既除，詭詭乃亡，晉敗楚鄆，韜文爲患，厲之不圖，舉國造怨，孟孫惡臧，孟死臧恤，藥石去矣，吾亡無日，智能知之，猶卒以危，矧今之人，曾不是思，敵存而懼，敵去而舞，廢備自盈，祇益爲瘡，敵存滅禍，敵去召過，有能知此，道大名播，懲病克壽，矜壯死暴，縱欲不戒，匪愚伊耆，我作戒詩，思者無咎。

三戒

前人

吾恆惡世之人，不知推己之本，而乘物以逞，或依勢以干非其類，出技以怒強，竊時以肆暴，然卒迫于禍，有客談麋驢鼠三物，似其事，作三戒。

臨江之麋

前人

臨江之人，畋得麋麇，畜之入門，羣犬垂涎，揚尾皆來，其人怒怛之，自是日抱就犬習，示之使勿動，稍使與之戲，積久，犬皆如人意，麋麇稍大，忘己之麋也，以爲犬良我友，抵觸偃仆益狎，犬畏主人，與之俯仰甚善，然時啖其舌，三年，麋出門，見外犬在道甚衆，走欲與爲戲，外犬見而喜且怒，共殺食之，狼藉道上，麋至

死不悟。

黔之驢

前人

黔無驢，有好事者船載以入，至則無可用，放之山下，虎見之，彪然大物也，以爲神，蔽林間窺之，稍出近之，慤慤然莫相知，他日，驢一鳴，虎大駭遠遁，以爲且噬己也，甚恐，然往來視之，覺無異能者，益習其聲，又近出前後，終不敢搏，稍近益狎，蕩倚衝冒，驢不勝怒，蹄之，虎因喜計之曰，技止此耳，因跳踉大，斷其喉，盡其肉，乃去，噫，形之彪也類有德，聲之宏也類有能，向不出其技，虎雖猛，疑畏卒不敢取，今若是焉，悲夫。

永某氏之鼠

前人

永有某氏者，畏日拘忌異甚，以爲己生歲直子，鼠，子神也，因愛鼠不畜貓犬，禁僮勿擊鼠，倉廩庖廚，悉以恣鼠不問，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，飽食而無禍，某氏室無完器，拋無完衣，飲食，大率鼠之餘也，晝累累與人兼行，夜則竊齧鬪暴，其聲萬狀，不可以寢，終不厭，數歲，某氏徙居他州，後人來居，鼠爲態如故，其人曰，是陰類惡物也，盜暴尤甚，且何以至是乎哉，假五六貓，闔門撤瓦灌穴，購僮羅

捕之，殺鼠如丘，棄之隱處，晷數月乃已，嗚呼，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。

心規

元次山

元子病遊世。歸于商餘山中。以酒自肆。有醉歌里夫公聞之。元子之酒。請歌之。歌曰。元子樂矣。俾和者曰。何樂亦然。何樂亦然。我曰。我雲我山。我林我泉。又曰。元子樂矣。俾和者曰。何樂然爾。何樂然爾。我曰。我鼻我目。我口我耳。歌已矣。夫公曰。自樂山林可也。自樂耳目何哉。人誰無此。元子引酒當夫公曰。勸君此杯酒。緩飲之。聽我說。子行于世間。目不隨人視。耳不隨人聽。口不隨人語。鼻不隨人氣。其甚也。則須封包裹塞。不爾。有滅身亡家之禍。傷汙毀辱之患生焉。雖王公大人。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。夫公何思之不熟耶。

出規

前人

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。及還。元子問之曰。爾去我久矣。何以異乎。諾曰。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。見權貴之盛。心憤然。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。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。不數月。自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。無不至者。及一年。有向與歡宴。過之可弔。有始賀拜候。已聞就誅。豈不裂封。疆土未識。豈無印綬。懷之未暖。其

客得祿位者隨死。得金玉者皆拏。參遊宴者或刑或免。叔將之身。如犬逃者五六。似鼠藏者八九。當其時。環望天地。如置在杯斗之中。元子聞之。嘆曰。叔將汝何思而爲乎。汝若思爲社稷之臣。則非正直不進。非忠諫不言。雖手足斧鉞。口能出聲。猶極忠言。與氣偕絕。汝若思爲祿位之臣。猶當避赫赫之路。晦顯顯之機。如下廐粟馬。齒食而已。汝忽然望權勢而往。自致身於刑禍之方。得筋骨載肉而歸。幸也大矣。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。

惡圓

前人

元子家有乳母。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。嬰兒喜之。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。友人公植者。聞有戲兒之器。請見之。及見之。趨焚之。責元子曰。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。寧方爲卓。不圓爲卿。寧方爲污辱。不圓爲顯榮。其甚者。則終身不仰視。曰。吾惡天圓。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。人不能極。遠視四垂。因謂之圓。天不圓也。對曰。天縱不圓。爲人稱之。我亦惡焉。次山奈何造圓轉之器。恣令悅媚嬰兒。少喜之。長必好之。教兒學圓。且陷不義。躬自戲圓。又失方正。嗟嗟次山。入門愛嬰兒之樂圓。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。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

身乎。吾豈次山之友也。元子召季川謂曰。吾自嬰兒戲圓。公植尙辱我言絕。忽乎。吾與汝圓以應物。圓以趨時。非圓不預。非圓不爲。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。

祭故陝府李司馬文

前人

維年月日。守國子祭酒。賜紫金魚袋韓愈。謹以清酌之奠。祭於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。曰。公學以爲耕。文以爲穫。發憤孤身。復續厥家。選於吏部。亟以科進。歷臨大邑。惟政有聲。遂丞宗正。日朝帝庭。出輔陝都。吏畏僚慕。子婦諸孫。盈於室堂。公姑悅喜。五福具有。大夫士家。孰不榮羨。如何不常。以至大故。嗚呼哀哉。愈以守官。不獲弔送。昏姻之好。以哀以悲。敬致微禮。公其歆之。尙饗。

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

前人

維年月日。某官某等。謹以清酌庶羞之奠。敬祭於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。冒於茂族。配此德門。克成厥常。享有全福。爲婦爲母。再朝中宮。縉紳推榮。宗黨是則。某等常隨令子。同服官僚。庶展哀誠。式陳牢醴。尙饗。

惡曲

前人

元子時與鄰里會。曲全當時之權。以順長老之意。歸泉上，叔盈問曰。向夫子曲全其權。道然也。苟爲爾乎。元子曰。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。曲其行以希各位。當過吾。吾苟全一權於鄰里。無惡然可也。東邑有全直之士。聞元子對叔盈。恐曰。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。無惡我之小曲。眞悞鄙惡辭也。吾輩全直三十年。未嘗曲氣以轉聲。曲辭以達意。曲步以便往。曲視以回目。猶患於古人。古人有惡曲者。不曲臂以取物。不曲膝以便坐。見天下有曲於君。曲於民。曲於鬼神者。往劫而死之。今元次山苟曲言矣。強全一權。以爲不喪其直。哉。若能苟曲於鄰里。強全一權。豈不能苟曲於鄉縣。以全言行。能苟曲於鄉縣。豈不能苟曲於邦國。以彰名譽。能苟曲於邦國。豈不能苟曲於天下。以揚德義。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。豈有鍾鼎不入門。權位不在己乎。嗚呼。曲爲之。小爲大之漸。曲爲之也。有何不可。姦邪凶惡其顯乎。元子聞之。頌曰。吾以顏貌曲全一權。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。猶有過於此者。何以自免。

述居

前人

天寶庚寅。元子得商餘之山。山東有谷。曰餘中。谷東有山。曰少餘。山谷中有田。可耕藝者三數夫。有泉停浸。可畦稻者數十畝。泉東南合肥溪。溪源在少餘山下。溪流出谷。與淥水合滙于澹。將成所居。故人李才聞而來會。乃歎曰。吾未知知夫子之所至焉。今知之矣。吾聞在貧思富。在賤思貴。人之常情也。聖賢所有。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。富貴不可苟取。上順時命。乘道御和。下守虛澹。修己推分。稱君子者。始不忝乎。乃相與占山泉。闢榛莽。依山腹。近泉源。始爲亭廡。始作堂宇。因而習靜。適自保閑。夫人生於世。如行長道。所行有極。而道無窮。奔走不停。夫然何適。予當乘時和。望年豐。耕藝山田。兼備藥石。與兄弟承歡於膝下。與朋友和樂於琴酒。寥然順命。不爲物累。亦自得之分在於此也。

訂古五篇

前人

天寶癸巳。元子作訂古。訂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。於戲。上古失之。中古亂之。至於近世。有窮極凶惡者矣。或曰。欲如之何。對曰。將如之何。吾且聞之訂之。嗟之傷之。泣而恨之而已也。

第一

吾觀君臣之間。且有猜忌而聞疑懼。其由禪讓革代之道誤也。故後世有刼篡廢放之惡興焉。嗚呼。卽有孤弱。將安託哉。卽有功業。將安保哉。

第二

吾觀父子之際。且有悲感而聞痛恨。其由聽讒受亂之意惑也。故後世有幽毒囚殺之患起焉。嗚呼。卽有深慈。將安興哉。卽有至孝。將安訴哉。

第三

吾觀兄弟之中。且有鬭爭而聞殘忍。其由分國異家之教薄也。故後世有陰謀誅戮之害生焉。嗚呼。卽有友悌。將安用哉。卽有恭順。將安全哉。

第四

吾觀夫婦之道。且有冤怨而聞嫌妬。其由就淫惑亂之情多也。故後世有滅身亡家之禍發焉。嗚呼。卽有信義。將安及哉。卽有柔順。將安守哉。

第五

吾觀朋友之義。且有邪詐而聞忌患。其由趨勢近利之心甚也。故後世有窮凶極害之